藥山惟儼大師禪學思想述略

蔡日新

「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這是唐代朗州刺史李翺題贈藥山惟儼禪師的名句。當年的澧州藥山以盛產芍藥聞名，每當夏日，漫山藥花紅遍，想必此境是頗怡人情性的。惟儼禪師卜居此地，海衆雲集，他勵精修禪於斯，慈悲度人於斯，在此度過了他瀟灑出塵的一生，完成了他弘傳希遷正法的慧業。時至今日，去大師示寂千有餘稔，但從大師的行狀中猶可窺出其昔日法席的勝境來。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藥山）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見《五燈會元》卷五）

師徒四人間的這場機辯，各呈己見，頗類二千餘年前東魯大哲孔聖人與其弟子侍坐之氣象。祇是禪家的教學從一機一境出發，以拓呈心見，比孔門之教授更重實證、更重心慧的開發而已。今重溫藥山之行狀與語錄，頗覺得可以寫一點文字，聊旌大師之高德，以顯石頭之家風。

一、藥山大師的禪學師承

在石頭門下修學，要得石頭正法眼並非易然。當時盛傳的「石頭路滑」，並非虛誇，它曾滑倒馬祖門下的鄧隱峰，還讓馬祖門下的一僧從南嶽負一橛柴到了江西。學人在石頭門下來來往往者甚多，然眞能得石頭法統者卻爲數甚少，若實案之，唯藥山最近石頭家風。

在諸人滑倒於石頭路上之時，惟儼禪師毅然踏上了石頭路。師本絳州（今山西新絳）韓氏子（751—834），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其後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師自歎道：「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見《景德傳燈錄》卷十四）由是即謁石頭，師一入石頭丈室，劈頭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而石頭的開示卻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藥山一時惘然無措，果知石頭路滑。在了悟人生大事的慧業之路上，滑倒幾次也無足怪，要在能百折不撓，其進益堅，方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徹見勝義。藥山初次滑倒於石頭後並未氣餒，他經希遷大師指點往江西參馬祖，仍舉前問就教，馬祖開示道：「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藥山於言下契悟，喟然而歎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由是遵馬大師囑善自護持並師事三年。所謂「蚊子上鐵牛」，指的是石頭禪法周際無隙，圓融無礙，學人初涉門庭，無從得箇入處，在希遷大師的《參同契》及諸開示學人之中，尤可見出這種高邈孤峭之道風（拙文《希遷大師禪學思想芻論》已詳述之，見《湖南佛教文化論叢》第一輯）。

馬祖的方便開示使藥山得了箇入處，乃至「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馬祖也認爲藥山之禪法已「協於心體，布於四肢」，可以「隨處住山」了。惟儼雖得馬祖印可，也對馬祖的「宜作舟航」的重托深懷感激，但他並未輕易地去住山，而是再度踏上了南嶽石頭路，獨向險峰再攀登。藥山再謁石頭，已非昔日初登南嶽之衲子，從《五燈會元》的這則公案即可見其一斑

內明 第二六一期 目錄

專論

藥山性儼大師禪學思想述畧……蔡日新… 3

論佛教曹洞宗與《參同契》《易經》之關係（四）……靜　華… 10

法海拾貝

禪宗對程朱理學的影响……蔡惠明… 15

特稿

黃懺華和他的《中國佛教史》……傅教石… 18

專論

畧論性具與性起……故曉光… 27

三界執受身與我……單培根… 31

特稿

佛教在美國——勝會記實……鄭僧一… 33

筆譚

優婆塞戒經研習之二十五

談菩提與菩提道修學次第……智　銘… 36

畫頁

封面：印度那爛陀寺後景

面裏：山西省隰縣小西天觀音菩薩像

底裏：那爛陀寺內院部份

封底：另一角度看那爛陀寺內佛塔

（《景德錄》卷十四之所載略同）。

一日（藥山）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甚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閒坐也。」曰：「若閒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箚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

從「蚊子上鐵牛」到「石上栽華」，藥山禪師不祇是走進了石頭路，而且也悟到了石頭禪法之精髓。因此，石頭禪師不祇是首肯藥山，而且還爲之作偈。在石頭門下的諸人，獨藥山最能承嗣希遷法統，這除了大師夙具穎悟的天資以外，還取決於他滑倒於石頭後能自我振作，自行砥礪，具有誓欲參透石頭機的大願大行。

由於「石頭路滑」，以故藥山求法之道路也曲折。他雖不如當年的希遷大師「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那般彷徨，卻也不乏於江西與南嶽間奔波，方悟到禪的底蘊。也由於藥山禪師得法之經歷有如乃師之曲折，故爾其禪學思想亦如乃師之極具思辯性，乃至於他在禪教之中不獨注重禪之實用，尤且注重禪之本體。大師住藥山後，將直承曹谿頓旨而又不昧禪之本體的希遷禪法弘傳於常澧，爲後世曹洞禪之形成，起了承先啓後的歷史作用。時至今日，追思古德，其功灼然，猶且千載不朽。

二、藥山大師的禪學思想

惟儼禪師深得石頭心法後住於澧州藥山，大闡希遷家風，在他接引學人的機辯之中，足可以見到當年石頭的作風。藥山既教學人於事能直下承當，而又能不昧失其體，故其出語盡圓，殊無瑕隙可擊；然其語氣亦似石頭之祥和平緩，與洪州禪峻烈之風迥異。例如有僧問藥山：「如何得不被諸境惑？」藥山云：「聽他，何礙汝！」其僧曰：「不會。」藥山曰：「何境惑汝？」（《見《景德錄》卷十四）藥山的「聽他，何礙汝」一語玉潤珠圓，故其僧一時無法當下悟入，因而藥山再補「何境惑汝」一句，連同此僧所執之境、相一齊奪去，使之頓然了悟。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頭所有的門人中，獨藥山能深明其《參同契》中「回互不回互」的宏旨。《景德傳燈錄》卷十四載：「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藥山的「不思量底」無疑是對「思量」的一種否定，而「非思量」則又於前再加一重否定。然而，這並非一般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它是一種離諸肯定與否定的「石上栽華」式的機鋒語。這種極具思辯性的機鋒語，似較石頭路更滑，在石頭門下，蓋亦獨有藥山能出之。藥山的這種施教，《傳燈錄》之記載爲數尚不少，茲略舉幾例以次之。

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吃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景德傳燈錄》卷十四）

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五燈會元》作「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把燈來！」其僧抽退入衆。（《景德傳燈錄》卷十四）

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

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

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五燈會元》卷五）

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景德錄》卷十四）

以上四則公案，但有「特牛生兒」一則爲學人直下承當，故後世洞山聽此公案後云：「這僧卻會，祇是不肯禮拜。」餘三則公案均使學人爲之「滑倒」：園頭不能從尋常的栽菜中悟出禪之體和用來；行腳僧未審自己心靈本自具足，故道洞庭湖水未滿；飯頭執著我見故發憤而去，後世洞山《涉水偈》之「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倒是與乃祖此意遙相契合。凡此數則公案，足可見出藥山眞石頭子孫，他在開示學人即事承當的同時，並沒有忽視教學人向上一路，去明達隱藏在該事後面的涵蓋乾坤之理。儘管學人當時難以徹悟，而一旦證得，卻是終身受用不了。

體用兼賅，理事圓融，這一石頭之禪學精神，在藥山門下不祇是得以發揚光大，而且也成了藥山禪學之主要特色。這在藥山的一次開堂說法中表現得尤爲突出：

祖師祇教保護，若貪瞋痴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底語，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

藥山秉承師意，開示學人，總是使用圓轉無礙的「無底語」，這便是藥山禪法的核心所在。

然而，藥山禪師承傳石頭法嗣，不祇是簡單地蹈襲石頭舊轍，而是既師承石頭禪法的合理內核，而又作了有益的發展，使希遷禪於體於用更爲圓滿。藥山禪師對於希遷禪之繼承與發展，首先表現在他對佛教經典所持的圓融態度。當時的洪州禪爲了激發起學人的自信心，大有棄經教與祖訓之勢。誠然，執經教之文字泥而不悟，並不是眞通經論；反之，棄經教而逞狂禪，亦將遠離禪旨。在這方面，希遷禪師早就持融通的態度，他的《參同契》之創作就與因讀《肇論》而悟密切相關。藥山則更不愧爲希遷弟子，他不祇是早就博通經論，而且在他住藥山慈雲院的期間內仍手不釋經卷。但藥山的看經又並非一般學人那般咬文嚼字，而是即經教而離諸經教，亦即於經教心領神會而超脫於經教之文字言句。《景德傳燈錄》卷十四所載藥山看經之公案，即可見出他對經教所持之態度。

師看經，有僧問：「和尙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卻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尙，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殆擔心學人大事未明而易泥於經論言句而不化，這就如同他所說的「牛皮也須看透」。而一旦於禪有悟，看經看教也就無礙菩提了，這就是藥山所說的「圖遮眼」，即了悟經論宏旨而又不在經論文字裏做活計。何況藥山早在參石頭以前就博通經論了，他之求法於石頭，乃在於離諸經論文字以求解脫而已。關於藥山看經，燈錄中還有不少記載。

藥山看經次，師（百巖明哲）曰：「和尙休猱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尙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丑千拙，且恁麼過。」（《五燈會元》卷五》）

其次，刺史李翺去謁藥山，也是遇藥山執經而不顧，此等記載常見於燈錄之中。凡學人參禪得悟，其師總是囑其「護持」，青原、南岳諸師於此均無二致。作爲一箇心地湛然的得法禪師，藉

經教以善自護持，何嘗不是一種長養聖胎之良策。同時，這對於糾正南禪中棄經棄教、乃至呵佛罵祖的偏極傾向，亦未嘗不是一種訴諸行爲的理性規勸。在禪宗中，歷代祖師皆有經教傳承，諸如《楞伽》、《金剛》、《壇經》等即是。後世的南岳系禪原來也不排斥經教，馬祖門下的大珠慧海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亦動輒援引《楞伽》、《維摩》、《法句》、《涅槃》、《遺教》諸經爲說。可見，禪家雖不主張在經教文字中討生活，卻也不反對緣一經一教以悟出聖諦來。本此宗旨出發，藥山的看經，於弘傳禪法正統，辟禪門邪見，實有不朽之功績。

藥山雖不摒棄佛典經論，但他卻不援經論以開示於人，因而也不違禪家強調主體意識自證自覺之本色。《景德傳燈錄》卷十四載有如下一則公案。

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甚麼卻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

在藥山大師那里，禪師與經、律、論三師之間，其職份了然分明。因爲，禪是重實證體驗而輕文字言說的，以故藥山離席棄衆而歸丈室。禪師們儘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須行言教，也是出語簡捷、盡離兩邊，寓機鋒於尋常句下。《五燈會元》載一僧問藥山：「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而藥山良久才說：「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在這裏，藥山明示學人，禪悟不容擬議，須於言下即見，若稍遲疑，便涉理路言詮，早落第二、第三。藥山看經看論，卻不拿經論惑人，如此用心，可謂眞通經論，亦可謂眞禪師。

藥山師承石頭禪法，不但不棄經論，而且也不廢坐禪，上文那則「兀兀地思量甚麼」的坐禪公案即是其證。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藥山在弘傳曹谿頓法的同時，能不棄漸修之法。其實，藥山禪師之圓融頓漸二法，並不違希遷之師訓，石頭明誨弟子：「無論精進禪定，唯達佛之知見」，藥山的這些作法，完全是對希遷禪學思想的合理發揮，亦是對石頭禪法的一大發展。

要之，藥山禪師既如實地弘傳了石頭法統，又合理地發展並完善了希遷的禪學思想，開創了青原禪體用兼賅、頓漸圓融的新局面。惟其如此，藥山不祇是爲希遷續薪傳燈，而且還爲曹洞禪在理論上立下了奠基舖路之功。

三、藥山之禪教風格

藥山禪師在教化學人方面，也深得希遷禪和正襟說法之風範，他於平常句下藏機鋒，令學人當下即悟。《景德傳燈錄》卷十四載有僧問藥山：「祖師（《五燈會元》作「達磨」）未到此土，此土還有祖意否？」師曰：「有。」僧問：「既有祖意，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藥山的此番開示，酷似乃師的「未到曹谿亦不失」與「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師徒間之禪教施設，何期如斯密契！在這裏，沒有厲聲的呵喝，也沒有踢、踏、掀、打等過激的行動，祇有和風細雨式的機辯，但它卻能拭去學人心靈的塵滓，了卻學人之生死大事。這種施教，何嘗不似平靜的海面下潛行的激流，它於不著風流之處卻能得盡風流。希遷如是得之，藥山亦如是得之。

藥山之禪教雖甚溫和，但處處不違當下即悟的頓教之旨，這於大師平時的施教中隨處可見。如藥山見遵布衲浴佛，便問：「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便

休。又如有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再如刺史李翺問：「如何是戒定慧？」師即云：「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諸如此類之機鋒語，均使學人無暇擬議，當下即悟。但當下即得並不見得是出語膚淺，而是含不盡之意於言外。比如藥山一次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獨道吾宗智出語曰：「相隨來也。」有一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說：「非言說。」宗智道：「早說了也。」在尋常當下即得的言教中，體用、理事兼賅，要識得藥山正法眼，直須明其「石上栽華」始得。

藥山之禪教不止是注重於兼賅體用的當下即得，然且不違石頭循循善誘的家風，使學人聆教有如和風解凍。從他對高沙彌的那段開示即可見其一斑：

高沙彌初參藥山，藥山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藥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藥云：「猶挂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腳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着。」……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祇是他不肯承當。」（《景德錄》卷十四）

藥山與高沙彌的這場機辯如斯曲折，然見之似浪靜風平，師徒間應對盡如尋常家話，然機鋒盡寓於平常句下。從受戒圖免生死到不受戒亦免生死，層層剝筍，最後使高沙彌並卻咽喉脣脗，直下承當。如許路轉峰回，但有溫和紓緩的示誨，殊無利刃快刀之凌厲，卻將葛藤纏絆悉斬去之，石頭家風於斯畢見。

其次，藥山之禪教雖不乏石頭之祥和慈顏，但有時也偶用異乎尋常的作略以激起學人的疑情，然後驀地將其疑團打碎，使之當下即悟。比如刺史李翺去見藥山，藥山卻執經卷而不顧，侍者祇得告藥山：「太守在此。」李翺見師不理，便說：「見面不如聞名？」藥山反詰道：「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翺聞之頓省，遂折回來向師謝罪。藥山於李翺來訪故意不理，待李翺羅剎之念剛起，便出「貴耳賤目」一語，頓息太守妄念。待到李翺調伏其心以後，藥山再爲之開示「雲在青天水在瓶」之至道，深契李翺之機，使之終身受用不了。故李翺述偈曰：「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縱然藥山此舉異乎尋常，然與洪州諸師之禪教相比，藥山在此仍不乏其祥和之本色。

再次，在藥山的禪教思想中，最可貴的是他毫無門戶之見。藥山允許門徒遊方博參，他門下的得法弟子宗智與曇晟等，均是在往來於南嶽與青原間而得以領悟藥山上上機的。宗智於藥山法會密契心印後往參南泉，又返藥山；曇晟在百丈門下二十年卻因緣不契，乃參藥山方得頓省。在禪門中，雖各宗的門庭設施互異，但其宗旨無非是要讓學人離執獲慧，當下解脫。門庭設施之異，祇緣學人根基與所執不同而已，若以悟境觀之，實無所異可言。但在禪門中，神會和尚的挑起南北之爭，大慧宗杲的辱罵天童正覺（諸如斥正覺爲「邪禪」、「剃頭外道」等），均不足取。這種現象在「二大士」以來的二百餘稔中，似較罕見，自然更不見諸藥山。相反，在百丈、南泉處不契的學人，一入藥山則心機頓開，禪慧自得。也許是由於藥山師承石頭禪法，其道風孤高邈遠，故於學人也是「釣盡千波，金鱗罕遇。」雖然藥山法席

遠不及懷海之盛，然其所遇亦不乏「金鱗」，像曇晟那樣師事懷海二十年的學人，終歸藥山，成了弘傳藥山法統的正傳弟子，亦可謂「衆角雖多，一鱗足矣。」

此外，藥山之禪教能廣攝群機，上化官宰，下澤黎庶，從禪教實踐上體現了禪的平等一如思想。在二大士門下，雖然接引了丹霞、龐蘊一類慧業文人，但其禪教尚未施及官宰，禪門中多爲中下平民，自藥山起，禪宗法席由尋常百姓拓展到了州宰官衙，後世官宰之出入叢林，參禪問道，蓋以李翺之參藥山爲伊始。更重要的是藥山在將法席擴展到官宰的同時，卻絲毫沒有忽視對鄉井細民的教化。藥山教化鄉民可謂「方便有多門」，他能入鄉隨俗，應機度人。宋人錢易《南部新書》已集載「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矣。」據今人考之，此即是宗智以民間說唱之形式弘法於鄉里。其實，這種作略在禪門中頗盛行之，《五更轉》、《十二時歌》俚曲常於叢林傳出，使鄉民於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嘗知禪味。在藥山禪師那裏，既有正襟祥和的開堂說法，也有隨俗弘法於鄉井的民間歌舞。若實案之，宗智的上堂說唱，完全可以溯源到乃師藥山。《五燈會元》卷五載藥山問曇晟：「聞汝解弄師子，是否？」曇晟曰：「是。」藥山問：「弄得幾出？」曇晟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曇晟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曰：「我弄得一出。」曇晟曰：「一即六，六即一。」在這裏，禪機中雖然不無華嚴之哲學思想，但仍不失爲是藥山借民間歌舞以弘禪法之實錄。又《景德錄》卷十四亦有類似的記載：

師（高沙彌）住庵後，兩里來相看。藥云：「爾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遮箇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甚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五燈會元》之所載略同，然於高沙彌之傳內尚有藥山齋時，師自打鼓，捧缽作舞之記載，師徒間還以曲調之第幾和來勘辯，則頗能說明這方面的問題。這種採用民間說唱形式弘法的作略，蓋約略相當於民間「說道情」之類。它深爲民衆所喜愛，故爾藥山圓融採取，寓教於樂，大作舟航。藥山之禪法上化官宰，下德庶民，足可見出他作爲一代禪門大德的博大胸襟與其禪教的平等一如的思想。唯其禪教形式的靈活多變、豐富多彩，故爾藥山禪法能深深地植根於常澧的土地上，且長久地流傳於後世。

四、登山大笑，一生湛然圓滿

惟儼禪師自得希遷正法以後，既坐禪看經以護持「自家珍寶」，又於藥山大弘禪教，一生度人不倦。從他早年的「石上栽華」到後來開示學人的「莫教根生」，大師一生於禪學理論建設及其禪教之功績灼然可見，必然傳諸青史，亦當千秋不朽。若要論述大師功德，還是舉他的一則生平行狀爲說較妥。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

惟儼禪師登山見月而大笑，其笑聲傳之廣遠，殆非常人所可測度。大師當時見月的心境，殆有如弘一法師《示寂偈》中之「春枝花滿，天心月圓」。這一曠劫難聞的大笑，既是發自藥山大師物我偕忘的賞心之處，也是大師一生功德圓滿的會心之聲。

禪之至境本是「廓爾忘言」的。而今而後，若要眞識得藥山，但觀此一笑即足矣。

（完）